

日本崛起的 **奧秘** II :

特需發財術

許介麟



日本崛起的奧秘 II, 戰爭發財術 = The secret of Japan's rise II, profiting by special procurement / 許介麟作. -- 臺北市: 文英堂, 2010.02 面; 公分. -- (暢銷小冊; 10)

ISBN 978-957-8811-40-9 (平裝)

1.經濟史 2.日本

552.319 99000793

日本崛起的奧秘 II：特需發財術 (暢銷小冊10)

※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※
本書如有破損、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更換

¥26.00



戰後苦盼糧食的饑民



美軍贈送脫脂奶粉給宮城縣內的小學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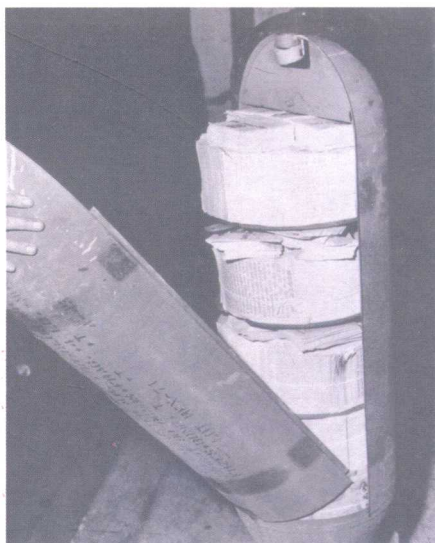
大阪阪急百貨前的黑市供應
免費蕃薯，民眾搶著兌換



要飛往朝鮮半島出擊的美軍戰機，在日本基地加油



日本婦女製作空投朝鮮戰場的傳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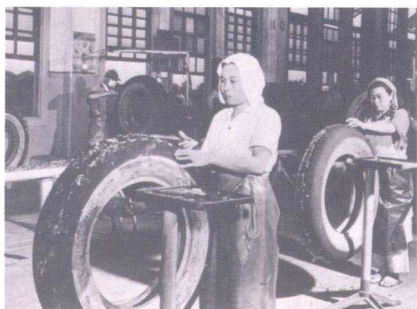


傳單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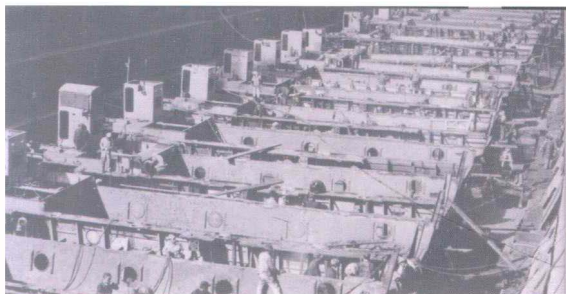
封面說明：戰後日本的經濟起飛和繁榮是受惠於戰爭特需。



修理火箭筒



婦女整理、修補美軍輪胎



日本鋼管淺野船渠公司修理美軍艦艇



相模原美軍補給廠是遠東最大的補給基地，也做衣料、雜貨的補給，圖為送修的戰車



神戶港待運去西貢（今胡志明市）的補給品



羽田機場待運去越南的戰略物資

日本崛起的奧秘Ⅱ：特需發財術

The Secret of Japan's Rise II:

Profiting by special procurement

目次

序／1

一、戰後日本復興的資金哪裡來？	3
二、韓戰特需：日本經濟起飛	19
三、蘇伊士戰爭特需：神武景氣	27
四、越戰特需：日本經濟高度成長	36
五、東亞「雁飛型」發展的內幕	47
六、「反共發財」術的終結	57

序—Preface

綜觀日本的近現代史，從明治以來到1945年戰敗為止，崛起的秘訣是靠「戰爭發財」。然而1945年以後，日本憲法被美國套上「放棄戰爭」的緊箍咒，不能再行發動戰爭發財。窮則變的日本，戰後的發財術，改為靠「他人戰爭發財」，一種「戰爭特需」的發財術。

「特需」（special procurement）一辭，指的是經濟上的特別需求及其所帶動的景氣和繁榮。戰後日本崛起，共有三次靠「他人戰爭發財」的機會，第一次是1950年韓戰的「特需景氣」，第二次是1956年蘇伊士運河戰爭的「神武景氣」（1955-57年），第三次是1965年美國開始轟炸北越的越戰「伊邪那岐景氣」。

依一般經濟學者的看法，戰後日本經濟發展的軌跡，可分為1945-54年的復興期，1955-73年的高成長期，1974-86年的調整期，以及此後的發展期。韓戰的「特需景氣」，對日本經濟復興的影響，知道的人較多，蘇伊士運河戰爭以及越南戰爭，對日本經濟高成長的影響，了解的人較少。如果以世界的戰爭史，來透徹了解戰後日本如何再度崛起，一定能發掘很多箇中的奧秘。

為什麼戰敗而陷於廢墟飢餓的日本，在短短30年間，輝煌發達起來，崛起而躍升為世界經濟大國，諸君不會興起疑竇嗎？本書可以揭曉這個奧秘。



許介麟 謹識

2010年1月25日

日本崛起的奧秘Ⅱ：特需發財術

The Secret of Japan's Rise II:

Profiting by special procurement

目次

序／1

一、戰後日本復興的資金哪裡來？	3
二、韓戰特需：日本經濟起飛	19
三、蘇伊士戰爭特需：神武景氣	27
四、越戰特需：日本經濟高度成長	36
五、東亞「雁飛型」發展的內幕	47
六、「反共發財」術的終結	57

一、戰後日本復興的資金哪裡來？

Sources of Japan's reconstruction fund

戰敗後日本經濟大混亂 — Economic turbulence after the war

日本戰敗，同時表示日本在戰時的軍事生產體系，整個崩潰。

日本戰敗時，經濟陷入大混亂的狀態。任何部門的生產力，都不及戰前生產力的一半，特別是海運的輸送量，只有戰前的24%左右。戰敗當時，日本通貨數量，比起盧溝橋事變之前，約膨脹了15倍。然而，日本的生產力，卻不到戰前的50%，可想見當時通貨膨脹的嚴重性。

不但如此，日本社會的勞動力編組，也呈現瓦解的狀態。集結在軍需工廠的勞動力，完全離散，被強制到日本從事勞力苦工的中國人、朝鮮人，不得不被釋放，如果沒被釋放也是怠工逃亡，至於日軍的俘虜也遲早會被解放，因此在戰時被強制編組的勞動力，一下子全部瓦解。

日本的企業界，在軍事生產體系崩潰，企業再生產體系斷絕，勞動力編組瓦解之下，幾乎看不出企業還有什麼前途。特別是，日本是一個戰敗國，背負「賠償」問題尚待解決，日本企業深恐列入「賠償名單」內，遭受戰勝的「盟國」沒收。這一切未定數，讓日本企業界陷入不知所措的虛脫狀態。

日本工業的生產狀況，在敗戰前的1945年4月，已經降落到戰前水準的4分之1，隨著日本戰敗，更降落到10分之1以下，生產活動幾乎都陷入停頓狀態。其後雖然徐徐恢復，但恢復程度極為微弱¹。

戰後，日本經濟的另一個大苦惱，是陷入極大的「財政危機」。從1931年到1945年，在日本帝國侵略「滿洲」後的全期間，政治和軍事的

¹ 有澤廣巳「戰時戰後の工業及び工業政策」，矢內原忠雄編『戰後日本經濟の諸問題』，頁90。

支出達2,477億円，其中的72.6%，即1,798億円，是軍事項目的支出²。幾乎全部的軍事經費，是以公債或借入款籌措，而國內的租稅以及其他收入，只能勉強支付政治經費³。

在歲出方面，戰時發行的龐大公債要本利償還、軍需補償以及其他政府補償費、美國占領軍的費用負擔、各種社會政策費、糧食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補助費等，都需要鉅額的財政支出。然而在歲入方面，因戰爭災害以及戰後生產停頓，租稅收入大為減少，收支不足的差距太大，只能靠赤字公債，由日本銀行吸收。

在通貨膨脹以及物價高漲的狀態下，日本國民不論貧窮或富有，都開始提款，提取自己在戰時被強制儲蓄的存款。郵政儲金的提款，到1945年9月，每月平均達6—7億円，10月以後遽增為11億円，而全國銀行的普通儲金，在9月底最高時存有370億円，之後一直被提領，每月減少10億円以上，日本銀行券的流通量，越來越膨脹。

戰敗對日本經濟的打擊，最大的關鍵點在於，日本喪失了台灣、朝鮮、庫頁島、中國大陸以及南方的殖民地、半殖民地。喪失台灣、朝鮮，等於失去米、糖供應；喪失中國大陸、南洋，也就失去大豆、鐵礦石、煤炭、錫、橡膠等來源。日本的產業資本失去原料、資源的供應地，日本國民也斷絕了糧食的輸入，掉入戰後糧食恐慌的危機。殖民地的喪失，不只是資源的喪失，也表示日本財閥在殖民地的經濟經營活動完全毀滅。日本帝國主義，因戰敗和殖民地的喪失，促使戰前的經濟結構，即日本財閥在殖民地發展的日本資本主義，不得不解體⁴。

戰敗後，日本經濟的大混亂，當然不能只靠「印鈔票」，以通貨膨脹來收拾。當時預料，日本社會將會有「飢餓」蔓延。1945年的稻米收成，只有587萬噸，與戰前1933年的收穫量1,062萬噸相比，收成異常的

2 武田隆夫「戰時戰後的財政政策」，矢內原忠雄編『戰後日本經濟の諸問題』，頁237—239。

3 同上，頁248。

4 歷史學研究會『日本同時代史①敗戰と占領』（東京：青木書店，1995年），頁181。

銳減，甚至預料可能發生餓死者1,000萬人⁵。日本政府雖然給日本國民配給食品，但是食品不足，一再地延遲配給，甚至欠缺配給。

日本銀行地下室金庫的鑽石

— Diamonds in the vault of Bank of Japan



鈴木貫太郎

其實，日本戰敗當時所保存的軍需品，可以足夠供應平時經濟的4年份。1945年8月14日，日皇主持御前會議，決定接受波茨坦宣言投降。同一天，戰時的末代首相鈴木貫太郎，下令將陸海軍的軍需物資無代價隱藏起來。這些貴重的軍需物資，依「隱退藏物資處理委員會」副委員長世耕弘一的記述，約值1,900億圓之多。終戰當時，陸軍保有的物資，就達數千億圓記錄於帳簿上。在戰敗之前輸送到九州方面的物資，即達貨車5,800輛，記錄於運輸當局的帳簿⁶。這些軍需物資，如果在戰後的市價拋售，則價值可達到其10倍至50倍。

在美軍進駐日本之前，這些軍需物資，由前日軍司令部任意地、個別地處分給軍需工廠或御用商人。美軍進駐日本之後，日軍所持有的不動產，交給大藏省國有財產局保管，工業資財或建築資財等特殊物件，先由美軍接收，然後交給內務省調查部，至於武器之類則依「盟軍」（美軍）指定，由日鐵、日本鋼管、扶桑（住友）金屬、古河電氣、神戶製鋼的五大會社所組成的「武器處理委員會」來保管處理。

在佐世保海軍工廠（現稱佐世保重工）的隱藏物資，就達200億圓以上。當時，眾議院的「不當財產交易調查特別委員會」，將佐世保海軍工廠、大阪造兵廠、小倉造兵廠，列為三大隱藏物資調查案。

日軍在戰敗之前，從爪哇、泰國、婆羅洲甚至南美等掠奪大量的鑽石。據1953年7月31日眾議院的行政監察特別委員會報告書，可確認

5 原田泰『テラスで読む戦後トビツク経済史』（東京：日本經濟新聞社，1992年），頁39。

6 回想世耕弘一編纂委員彙編『回想世耕弘一』（東京：回想世耕弘一刊行會，1971年），頁260—261。

的數量，陸軍有24萬6,000克拉，海軍有20萬4,000克拉。另外，軍需省有16萬7,000克拉的鑽石，軍需省因掌管日本國內的軍需生產，也從日本民間強制收購鑽石。日本戰敗時，所持有的鑽石，大部分是日軍從占領地掠奪回來的，比從日本民間收購的多得多。總之，在戰敗時，日本所保有的鑽石，陸軍、海軍和軍需省三個單位合計起來，總共有60萬克拉⁷。然而，日本銀行的地下金庫，到底藏著多少掠奪來的鑽石、黃金、白金、白銀，不為外人所知。除此之外，三井信託大樓、日本橋的大樓甚至東京都內的百貨公司，都分散保管鑽石、貴重金屬之類，以避免被美軍接管。

戰後日本從中國偷運黃金鑽石

—Japan smuggles looted gold out of China

戰後日本經濟復興，但資金從哪裡來？日本人津津樂道「美援」的功效，不願談趁機從殖民地或占領地搬運黃金、鑽石到日本來。

戰爭結束前後，日本混水摸魚，也留下從中國偷運資金到日本的種種痕跡。據溥傑的妻子「愛新覺羅浩」（日本侯爵嵯峨家宮女）的傳記『流轉之王妃—滿洲宮廷的悲劇』的記述：「滿洲國的金塊（約值當時的4億日圓），由滿洲國中央銀行總裁，利用飛機，在蘇聯大軍進入前夕，運到日本。⁸」當金塊搬運上飛機時，有極機密命令，凡接觸的人員全部槍殺，連總裁秘書日本人，也在當天晚上被暗殺。

搬運的主謀是滿洲國中央銀行總裁，還有一說是關東軍。至少關東軍搬走了三個裝滿寶石的大皮箱，以及美術價值甚高的繪畫和雕刻，世界上稀有的大顆粒鑽石，和時價值9億圓的翡翠花瓶等等。至於搬運的黃金都是金塊、金條，以木箱裝運，重量約5、600公斤，於8月17日深夜3點半，降落在北九州福岡市郊外的日本特攻空軍基地⁹。

7 高野孟『M資金—知られざる地下金融の世界』（東京：日本經濟新聞社，1980年），頁45—46。

8 愛新覺羅浩『流轉の王妃—滿洲宮廷の悲劇』（東京：文藝春秋社，1959年），頁232。

9 森川哲郎『疑獄と謀殺—怪死の研究』（東京：徳間書店，1979年），頁60—61。

又據朝日新聞記者大久保泰的「支那派遣軍和平交渉秘録」，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，於1945年8月12日，派遣日軍陸戰隊，運出正金銀行上海支店的一箱箱金塊，由卡車載入驅逐艦，9月底，日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，將金塊3噸交給何應欽將軍¹⁰。然而，其餘的金塊下落如何，不得而知。

再說，日本保守黨政治的主角自由黨，其戰後的創黨資金，是日本海軍在上海的兒玉機關長兒玉譽士夫，從中國大陸搬到日本的鑽石、白金等動產資助的。這些鑽石和白金，又是如何運送到日本的呢？

依當事人岩田幸雄的記述：「在終戰8月15日的前一天，我使用朝日新聞社的飛機，將值錢的物資運送到日本內地。兒玉機關派遣高源重吉(最高幹部之一)共同搭機。指揮官是志村參謀(海軍中佐)。為何選用朝日新聞社的飛機？因終戰時，軍機不能用，而朝日新聞社的飛機，在機體上畫著綠十字，成為“救星”。但在起飛之前一直擔心，因為挑選金條、白金、鑽石、翡翠等，輕而值錢的東西運載，然而堆載過多，怕飛機飛不起來。高源重吉說，擔心飛機的機輪折斷。……但是做夢也沒想到，這批貴重物資，在戰後還變成戰後籌組政黨的資金。¹¹」

特務機關長兒玉譽士夫，因從中國大陸搬運回來龐大的資金和資財到日本，被戰敗後第一任首相東久邇宮任命為內閣「參與」（顧問官銜）。兒玉因「戰犯」將被囚禁於巢鴨監獄時，即把鑽石、白金交給鳩山一郎、三木武夫、辻嘉六等。因此，兒玉自豪地說，戰後自由黨創立時，他交給鳩山一郎的鑽石、白金，約值當時的7,000萬円，換算現在不知值幾千億円。當時交給的鑽石到底有幾克拉，他也算不清楚，兒玉回憶說，約有裝米穀用蒲草編的袋子（kamasu）1個半。白金有幾噸也搞不清楚，他說約有裝橘子的箱子20個¹²。

10 田村吉雄編『秘録大東亞戰史一大陸篇』（東京：富士書苑，1953年），頁219—220。

11 岩川隆『日本の地下人脈』（東京：弘文堂，1983年），頁98、頁110—111。

12 大森實『戰後秘史1—崩壞の齒車』（東京：講談社，1975年），頁280—283。

日本計畫對台灣最後的剝削

— Japan plans the last exploitation of Taiwan

日本除了偷運中國大陸的資金之外，戰後日本殖民地的台灣，在台灣總督安藤利吉，尚未移交台灣統治權給陳儀之前，日本運送台灣銀行券到台灣。前台灣總督府主計課長鹽見俊二，在他的回憶錄『秘錄・終戰前後的台灣』，透露在1945年9月，大藏省和日本銀行搬運了大量的「台灣銀行券」到台灣，因飛機滿載紙幣，同行的鹽見，還得坐臥在紙幣上。此紙幣是由日本銀行印刷，算是從日本銀行本行，運送到台灣分行，支付給在台灣的所有日本官吏，薪水預付到翌年3月份，以及包括到翌年3月為止的養老金、退休金。

美國偏袒日本犧牲台灣

— U.S. sacrifices Taiwan's interests to Japan

日方以專機，運送台灣銀行券到台灣，還得到麥克阿瑟司令部的許可¹³。日本在戰後，運送大量紙幣給即將被遣返的在台日本總督府官吏，是要那些官員用「台灣銀行券」，在市場上收購食品和生活必需品帶回日本，作為日本人從台灣掠奪回日本的最後一筆剝削。害得台灣市場上的食米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缺貨，物價飛漲，加劇了台灣的通貨膨脹。不但如此，更放出流言，將物價飛漲的罪惡，全歸罪於即將來台接收的國民政府，台灣人民無知，只知米價節節高漲，因挨餓而痛恨國民黨政府的腐敗。國民政府腐敗，台灣人民沒米吃，固然都是事實，但是清算「二二八事變」的舊帳，有一筆日本暗中購糧運送到日本，卻埋沒在歷史的陰影裡。

美國以及麥克阿瑟司令部，偏袒日本，犧牲台灣，並不止於此。1950年9月，美國經由盟軍總司令部（GHQ）的安排，要求中華民國與日本簽訂「中日貿易協定」，規定中華民國自日本輸入肥料及其他工業產品，同時輸出米、糖及其他農產品到日本。此協定經由每年的更新，

13 鹽見俊二『秘錄終戰直後の台灣一私の終戦日記』（高知：高知新聞社，1979年），頁37、頁170—173。

使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在1950—65年的15年間，不得不將肥料進口稅，固定在5%，這是所有輸入項目中稅率最低的。等於是戰後再樹立殖民地時代「工業日本、農業台灣」，台灣供應日本米糧的關係¹⁴。本來在台灣的政府，是以肥料工業與紡織工業為重要策略工業，因肥料工業的發展受到日方壓迫，台灣只好利用美國推銷其剩餘農產品的棉花，而往棉紡織業方面發展。

美國「軍政」計畫的中止

— Termination of U.S. direct “military administration”

麥克阿瑟在1945年8月30日，飛抵日本厚木機場。厚木是戰時日本「神風特攻隊」的訓練基地，日方說這些敢死隊員，抗拒日本投降，策謀叛亂，在關東平原就有日軍22個師團，30萬以上的優秀戰鬥部隊。麥克阿瑟乘C 54型機，機首寫著呂宋島「巴丹」（BATAAN）的記號，心裡毛毛的登陸日本。從厚木到橫濱24公里，沿路兩旁都有日兵排成一列，像護衛天皇那樣，護衛最高司令官。日本動員2個師團的兵力，以全副武裝的3萬名士兵，迎加盟軍最高司令官麥克阿瑟¹⁵。麥克阿瑟的第一印象，大概有日軍壓境的感覺。

9月2日，盟軍總司令部（GHQ）設置於東京，同一天，在橫濱外海的密蘇里號軍艦，簽署日本投降文書。該日黃昏，日本的首席代表重光葵外相，接到GHQ的「軍政佈告」命令，他的臉一下子變綠了。這佈告預定要在第二天的9月3日正式通告，內容有3點：①日本的行政、立法、司法三權，皆隸屬於盟軍最高司令官，②違反投降文書以及盟軍最高司令官的佈告、命令、指令者，以軍事審判處置，③要發行軍票。很明顯的，像占領德國那樣，盟軍總司令部要在日本施行直接軍政。

9月3日清晨，外相重光葵與終戰聯絡事務局長官岡崎勝男，連袂求見麥克阿瑟。重光葵語帶威脅地一再強調，如果總司令部否認日本政府

14 蕭全政「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下的政府角色調整」，東海大學主辦『中華民國之發展與亞洲之轉變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』（台中：東海大學，1989年），頁11。

15 相良龍介編『占領から講和へ』（東京：平凡社，1983年），頁20—23。

的存在，一意孤行實施占領政策，會發生什麼事態很難逆料，屆時一切責任都將歸於總司令部，而強調直接統治是不切實際的。麥克阿瑟始終默默地聽重光葵的話，最後說了一句「知道了」，即取消軍政命令¹⁶。

麥克阿瑟為什麼怯於實行「直接軍政」呢？

麥克阿瑟在1941年12月美日開戰後，被任命為美國遠東陸軍司令，駐軍菲律賓，但被日軍本間雅晴（前台灣軍司令官）指揮的部隊追擊，被趕到巴丹半島受困，1942年3月才脫逃到澳大利亞，而嘗過日軍敢死隊的厲害。日本投降之後，麥克阿瑟以美國遠東陸軍總司令兼盟軍總司令，降臨日本，發號施令。盟軍總司令部準備好了對日實施軍政，卻因總司令官麥克阿瑟，屈服於日本外相重光葵的抵抗，放棄軍政。大嘴巴的重光外相，將此間會談的經過透露給記者，總司令部的面子實在掛不住，不久成為日本外相重光葵被撤換的原因。

占領方式的快速大轉變，最關鍵之處在於，盟軍準備好了「軍票」，預定在9月3日發行「軍票」與「日圓」共同使用。但經日方奔走阻止，除了外相重光葵對麥帥的恫嚇之外，橫濱終戰聯絡委員會委員長鈴木九萬，為軍票撤回努力，居功甚大¹⁷。想一想，日本在二戰時占領東南亞殖民地，實施「軍政」，發行「軍票」掠奪，戰敗後日本卻能排除盟軍的軍政、撤回軍票，乃是戰後日本能夠崛起的一個重大因素。

復興金融金庫－Reconstruction Finance Bank (RFB)

戰敗後的第二年，日本政府在1946年8月設立「經濟安定本部」，為擔任日本經濟復興計畫的機關，在12月決定「傾斜生產方式」為日本經濟復興的主軸，即挹注有限的資金於煤炭和鋼鐵的基礎部門，傾斜於生產煤炭和鋼鐵，讓其擴大再生產，然後盼望全生產部門都能上軌道。

但還是要問：日本從廢墟復興，資金在哪裡？

16 國民の外交研究会編『戦後日本政治外交史—敗戦からベトナム戦争まで』（東京：三一書房，1967年），頁14—15。

17 歴史學研究会編『日本同時代史①—敗戦占領』（東京：青木書店，1950年），頁72。

對日本的生產復興，扮演最重要角色的，起先是復興金融金庫。復興金融金庫，在1947年1月24日設立，資本金當初設定為100億圓，到1949年3月依美國的「道奇方針」（Dodge Line）停止貸款為止，約兩年間，共累積貸款2,951億圓。貸出純增加額達1,320億圓，對日本企業的復興，扮演極為重要的融資角色。

復興金融金庫，是以全額政府出資為前提，乃日本政府執行經濟復興政策的特殊金融機構。但是，戰後日本財政虧空，政府的出資很少，復興融資的資金，靠發行「復興債」籌措。發行復興債，在1946年度為30億圓，1947年度559億圓，1948年度1091億圓。發行「復興債」，絕大部分是由日本銀行承擔吸收。日本銀行負責購買「復興債」，在1946年度達94%，1947年度76%，1948年度64%，年年遞減¹⁸。復興融資，可以說是日本銀行的追加信用，來為日本企業籌措資金。

日本銀行的信用在哪裡？在於銀行地下室金庫所藏的鑽石與金塊作擔保。那麼這些鑽石與金塊，是不是日本從「大東亞共榮圈」掠奪收刮而來？在日本戰敗前後，如何偷運回來？為什麼在東亞，戰敗經濟最悲慘的日本，能夠如此快速的復興？

復興金融金庫的融資，以設備資金的供給為主軸，替代民間銀行缺乏融資的能力。復興金融金庫以龐大的融資力，提供給日本國內煤炭、鋼鐵、電力、肥料、海運等重要產業的大企業融資，因為都是巨額的長期融資，對日本的生產重建，貢獻極大。復興金融的貸出純增加額1,320億圓中，71%是設備資金的融資¹⁹。復興金融金庫因提供的資金太龐大，不斷的增發「復興債」，日本銀行只好不斷增發通貨吸收，而促進惡性的通貨膨脹，所以「復興融資」又被譏笑為「復興通貨膨脹」。

復興金融金庫是日本政府構想出來的，經過與「盟總」（GHQ）交涉，得到美國占領當局的同意，1947年1月才設立。但在初期的復興使

18 復興金融金庫『復興金融金庫の回顧』（東京：復興金融金庫，1950年），頁188。

19 井村喜代子『現代日本經濟論—敗戰から經濟大國を経て』（東京：有斐閣，1995年），頁52。

命之後，1951年改變面貌，變成「日本開發銀行」，並繼承復興金融金庫的貸款債權。

1999年6月11日，日本設立「日本政策投資銀行」，隨之解散「日本開發銀行」，並繼承其一切權利義務。從研究歷史的觀點來看，現在的「日本政策投資銀行」，最原始的資金來源，應從戰後的復興金融金庫追蹤。當初復興金融金庫發行「復興債」，乃由日本銀行承擔購買，日本戰敗沒錢賠償，日本銀行卻儲存大量鑽石、金塊是何道理？

美國如何對日本援助－How U.S. aids Japan

日本戰敗當初，美國對日本未來的角色，第一個構想是「東方的瑞士」，並替日本擬定「放棄戰爭」的憲法，讓日本不再有軍國主義的行動，因為美國害怕日本再來一次「突襲珍珠港」。但是不久，冷戰開始，美國改為第二個構想：給日本加入美國市場，也參入亞洲市場的機會，讓日本成為東亞「反共的櫥窗」、「反共的堡壘」，並在東亞挹注給日本最多的美援。昔日「突襲珍珠港」，給美國最大打擊的日本，戰後卻得到最多的美援資助，真是諷刺。

日本戰後經濟復興，資金哪裡來？除了戰後趁機從海外占領地掠奪財富回來之外，另一個資金來源，就是美國的對日援助。

美國的對日援助，在占領當初，是以日本人的飢餓、疾病為主的緊急糧食醫療品。到1947年初，麥克阿瑟向美國議會要求對日援助，同時，美國國內也興起要求援助日本復興經濟，來阻止共產主義化的輿論。從1947年中葉以後，美援大增，1948年美國對日占領政策「轉變」之後，美援更是激增。

美國當初以「占領地救濟資金」(Government Appropriations for Relief in Occupied Area Fund, GARIOA)援助為主，提供給日本糧食、肥料、醫療品等，後來改為提供資金為主的「占領地經濟復興資金」(Economic Rehabilitation in Occupied Area Fund, EROA)。美國的對日援助，就是美方直接以GARIOA和EROA資金，購買物資，交給日本的貿易廳，由貿易廳接受處理。